



岁岁年年

◎ 葛鑫

岁岁年年，光阴如织，转眼间，又是一年新春将至。那些关于年的记忆，如同陈年的酒，越品越醇厚，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王安石笔下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不仅是对过年景象的生动描绘，更是对岁月更迭、新春来临的喜悦表达。每当这个时候，无论身处何方，心中总会涌动起一股难以言喻的乡愁，牵引着我们回到那个充满欢声笑语、温馨与甜蜜的故乡。

记忆中的年，总是从一抹抹鲜艳的红色开始。红灯笼高高挂起，像是一串串祝福悬挂在空中；对联和门神贴上门扉，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窗花剪纸精致细腻，每一幅都寄托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年货市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各种年货琳琅满目，从金黄的橘子到红红的苹果，从甜蜜的糖果到香喷喷的年糕、饺子、汤圆，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对新年的期盼和对生活的热爱。

过年，不仅仅是一场物质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围坐在一起，共享美食，共叙家常。餐桌上的菜肴，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亲情的传递。大家谈笑风生，分享着过去一年的喜怒哀乐，那份温馨与和谐，足以融化所有的疲惫与忧愁。孩子们穿着新衣，拿着压岁钱，脸上洋溢着天真无邪的笑容，他们奔跑嬉戏，放鞭炮，玩得不亦乐乎，那份纯真的快乐，仿佛能感染每一个人，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过年对于我们来说，不再仅仅是穿新衣、放鞭炮的简单快乐，它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对过往岁月的感慨。看着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容，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亲情的深深依恋，也是对时间流逝的无奈感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人生短暂，岁月无情。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脚步，但可以选择珍惜当下，用心去感受每一次与家人的团聚，每一次心灵的触碰。

过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它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情感的纽带。王安石诗中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不仅描绘了过年时更换门神的习俗，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不仅庆祝新年的到来，更是在传承着那份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特记忆，让文化之树常青，让民族精神永续。

过年，也教会了我们珍惜当下，感恩生活。陆游的“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提醒我们岁月虽无情，但生活仍需热爱。每过一年，我们都在成长，都在经历，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珍惜每一段与家人共度的时光，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用爱去温暖彼此的心房。

岁岁年年，时光荏苒，但那份对家的思念，对亲人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却永远不会改变。在这个新春佳节之际，让我们放下所有的烦恼与忧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回到那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地方，与家人共度一个温馨、美好的团圆时光。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前行，不断成长，同时也不忘回望，不忘初心，珍惜每一份亲情，每一份友情，每一份爱情，让生活因爱而美好，因珍惜而长久。

话说大寒节气

◎ 袁海马

2025年1月20日为大寒。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这时寒潮南下频繁，是中国部分地区一年中的最冷时期，风大，低温，地面积雪不化，呈现出冰天雪地、天寒地冻的景象。小时候，我们北方小朋友在大寒节气里，都要到坑里冰上滑冰，在雪地里打雪仗，其乐无穷。

大寒一过，人们开始忙着除旧饰新，腌制年肴，准备年货，因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就要到了。儿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大寒过了，奶奶和母亲就开始忙里忙外准备年货，比如淘小麦磨面粉、磨豆腐、蒸年馍，生产队里还要下粉条，杀年猪，爸爸忙着赶年集，购买香、蜡、纸、炮等祭祀品。

大寒节气饮食很有讲究，品种也很多，比如常见的一是八宝饭。吃八宝饭有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适用于身体虚弱、倦怠乏力等气血两虚人群。二是芪杞炖子鸡。有补中益气、滋阴助阳、增强机体抗病能力的作用，适用于体质虚弱、易患风寒感冒者。三是发散风寒汤。用鸡蛋、香菜、葱白、生姜、盐、香油和味精等调料制作。有祛风散寒、发汗解表的作用，适用于轻度感冒初期。

另外，还有几种常见的御寒菜：一是“白胡椒煲猪肚汤”。二是“羊肉炖白萝卜”。三是“炒双菇”（香菇、鲜蘑菇）。四是“小白萝卜泡菜”，吃着爽口又御寒。五是“糖醋胡萝卜丝”，具有下气补中，利胸膈，调肠胃，安五脏的功效。

一月小寒连大寒，大寒过后是新年，新年一过是春天，春夏秋冬又一年。

儿时的年糕

◎ 陆国军

眼间，洁白的米粉就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从机器的出口落下，似冬日里轻盈的瑞雪，带着米粉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这清香，是乡间泥土与阳光的凝练，质朴而醇厚，瞬间弥漫在整个空间，叫人心生欢喜。

米粉弄好了，便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最期待的蒸米粉环节。大灶房里热气腾腾，仿若仙境一般。老师傅把米粉倾入一个大木桶，添上适量的水，那双手在米粉间熟练地翻搅，一招一式皆有岁月沉淀的韵律和巧劲儿，活像一位造诣深厚的指挥家，引领着食材迈向一场华美的蜕变。直至米粉均匀湿润，浑然一体，似被注入了生命的活力。接着，灶火熊熊燃起，跳跃的火苗仿若欢快的舞者，映红了伙夫的面庞，也照亮了我们满是好奇与渴望的双眼。随着木桶被架上蒸锅，热气不住地升腾，工坊里米香愈发浓郁，那香气仿若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扯动着你的嗅觉神经，引得人不知不觉沉醉其间，勾得我肚子裡的馋虫咕咕直叫，口水在嘴里直打

转，心里就盼着能快点吃到年糕。

米粉蒸熟。老师傅小心翼翼地将蒸熟的米粉倒在案板上，开始不停地揉、搓、压。他的双手仿佛带着魔力，将松散的米粉逐渐聚拢、驯服，变成柔韧而富有弹性的米团，米团在他手中不断变换形状。随后，将揉好的米团一点一点放入年糕机的入口，机器转动，白胖软糯的年糕慢慢从出口钻了出来，宛如一个可爱的胖娃娃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人间。旁边的另一位老师傅用刀片将年糕切成一段段，整齐地排列着。此时，父母赶忙将年糕一根根放到竹扁上晾晒，而我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趁父母不注意，偷偷揪下一小团，迅速塞进嘴里。那滚烫的年糕在舌尖上跳跃，软糯中带着丝丝缕缕的韧性，米香瞬间在口腔中绽放，来不及细细品味，便已滑入喉咙，只留下满嘴的香甜和满心的欢喜。

年糕的吃法多种多样。在物资并不丰富的儿时，青菜炒年糕便是餐桌上的常客。自家菜园里新鲜采摘的青菜，叶片上还挂着晶莹

共舞

孔祥秋 摄



灵鹫山下，汉风长歌

◎ 吴祖棹

在江风助力下，传至山下烟火人间，抚慰着尘世苍生的心灵。

而在芦山厚土之下，汉文化的根脉如潜龙蛰伏，姜维墓茔静静伫立，碑石苍凉，其上铭刻着蜀汉风云里大将军的壮志豪情。姜维，以忠肝义胆擎起蜀汉将旗，于乱世烽火中纵横驰骋，虽未改天命，却留青史英名。后人敬其风骨，岁岁春日，油菜花开似海，金黄浪潮翻涌至天际，田间阡陌化为逐胜赛道，“七里夺标”民俗活动应时登场。

是日，暖阳倾洒，碧空澄澈如洗，乡间小道满是摩拳擦掌的后生与笑靥如花的姑娘，身着彩衣，恰似春日翩跹彩蝶。一声锣响，恰似惊破春梦，参赛者如离弦之箭，沿着油菜花田边小径飞奔，汗水洒落，溅起尘土，却遮不

旧忆大寒，新程向春

◎ 周廷国

火塘上架一个三角，放上吊锅，熬一锅老四季豆和腊肉，香味塞满屋，屋内的空气都像抹了香。屋内装不下的，从墙缝、瓦缝中挤出去，飘到哪，香到哪。

到了大寒，村里年味儿更浓了。男人们杀猪、剖肉。猪的嚎叫声，男人们抓猪的吵闹声，剖肉时的欢笑声，腌肉时互相的指点声交织一起，形成了乡村大寒前后独特的乡村乐章。女人们围坐在灶台和大盆，簸箕周围，蒸饭、煮豆腐、洗菜、切肉、灌肠，一双手巧手上下翻飞，一圈圈香肠环形排在簸箕里，宛如一道道年轮。这时候，孩子们也放假了。他们拿着从灶膛里掏出的黑火炭，在村头大石板上涂鸦，画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图案，或是写上歪歪扭扭的新年祝语，或是捏一坨泥，揉匀，中间圆一个窝，砸在石板上，啪一啪一啪，宛如除夕的鞭炮。那时候，我们那没有烟花出售，火炮也多用于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对于小孩来说，火炮简直如金子般一样珍贵，所以小孩们炸火炮都是一个一个地点，一个一个地炸，过一会儿响一声，过一

一只流浪猫匆匆跑过，毛色灰暗杂乱，它的身影在雪地里显得那么渺小而又无助。看着这一幕，无端地让人心头一紧，思绪不由自主地飘远，记忆的阀门被悄然打开，往昔的大寒时光如潮水般涌来。

儿时的大寒，是一年中最具盼头的日子。那时候，家里火塘的火一天到晚都是燃着的，一家人围坐火塘，父亲修补农具，编撮箕背篓，母亲打鞋底、做新鞋，姐姐们围围腰、缝鞋垫。

凌寒独自开

◎ 陈鑫

晨起下楼，匆忙间被眼前一抹傲娇的灿黄吸引，定睛一看，原来是稍远处灌木丛里不知何时悄然探出身来的一株蜡梅。

我所居住的小区绿化向来不错，这点令我颇为满意。生活中有花草相伴，赏心悦目，总归是件乐事。但在印象里，蜡梅似乎并不多见，我竟从未知晓有这样一株正默默守望着我们楼栋的单元门，而我却从未在意过她。

自觉无心失礼，不免生出几分歉意。许是因为前期尚未开花的缘故，她混然于葳蕤的草木之中，难以引人注目。而今时值隆冬，一片凋残，终得脱颖而出，走入大众的视野。如此说来，倒要感谢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朔风，把深冬的寒意带到此地，拂拭去那些过季的浓艳浮华，使我有缘邂逅这株蜡梅。

蜡梅其实不是梅，与梅花并无关联，而是独科独属，自成一派。《本草纲目》载：“此物本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蜂，故得此名。”其花质地特别，迎光半透，如油纸，若琉璃，十分精美。

蜡梅不仅好看，香味闻之更令人难忘。冬日雪后，寻一株开得正旺的蜡梅，凑近低嗅，鼻翼间自有一种清爽凝练的花香，且天气越冷，反越显其香。所谓“冷香”者，或当如斯。后读《红楼梦》，再看宝钗内服“冷香丸”一段，感叹配方奇巧、制法复杂之余，竟至突发奇想，若以蜡梅配上雪水，做出个平替版的“冷香丸”来亦未可知。

这样又美又香的蜡梅，自然成了冬季里最受欢迎的植物。小的时候，外婆家院子里种有不少蜡梅，我总喜欢随手连着枝丫摘下三两枝，回家找个洗净标签的罐头瓶插起来，疏枝斜倚，暗香浮动，整个屋里一下子变得素雅温馨了许多。想来不失为童年美学的自然萌芽。

如今家里还是经常会点缀一些时令花卉，毕竟爱美之心并未随年龄增长老去，只是大多都从鲜花店或网上直接购买，不再随便从外面摘取了。于我而言，不过是想保留一份原有的生态，让造物可以不被打扰，继续潜心于美的创造。

门外金梅傲冬，门内烟火人间。出入皆可赏味，妙趣自不待言。

腊月是个动词

◎ 袁伟建

腊月，是行色匆匆的行者步履匆匆，踏响岁月的鼓点催动着时光的轮转

红灯笼，是秋天遗落的柿子在寒风中摇曳，招呼着归乡的人们。店铺里堆积的年货，是腊月的乡愁装满了喜悦与期望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腊月幻化作她翻飞的双手揉面、切菜，烹制出家的味道父亲在院外打扫腊月成为他挥动的扫帚扫去旧日的尘埃，迎接新年的曙光

远方的游子，在腊月的催促下心早已飞回家乡那蜿蜒的铁轨，是腊月拉长的思念

相聚时的欢笑，离别时的泪光在腊月的舞台上交替登场这是生活的悲欢，是人生的痛感

腊月是一场绚烂的烟火绽放后留下的是寂静的夜空是繁华背后的孤独与思索

腊月是个动词牵引着我们向前岁月的洪流中，书写着温暖与沧桑